

2月点评

经评选，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品为许伟涛的《伯乐相马与制度选人》(原文见1月8日4版)，以下是评委韩达的点评：

韩愈曾言：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。这句话指出了在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伯乐的缺席。韩文公没有继续质疑伯乐缺席的伯乐制度本身，是因为一定时代条件限制。许伟涛从几个方面论述它的弊病，最后对症下药，提出了“制度选人”的良方。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人治与法治讨论的缩影。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是社会进步的必经道路。作者从故事入手，由侧面切入，引导读者去思考更深层的政治哲学问题，在文笔和思想上都是对韩文公思考的延伸。

韩建

新女评



书名：《虚实之间》
作者：芮成钢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2年5月1日
内容简介：
《虚实之间》信息量巨大，观点新锐全面，语言幽默风趣，既有芮成钢十年记者生涯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洞悉，又有其与陆克文、基辛格、奥巴马、小布什等政要零距离接触的幕后故事。

把世界捧到你面前

——评《虚实之间》

□汤园林

作为一位财经节目主持人，芮成钢的文字和他的主持风格一样简捷轻快，不拐弯不抹角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有那么多的花拳绣腿，不讲优美，不设悬念，全是大白话。可是，你一旦读了第一句，就会被牢牢吸引，再也没有办法停下来。因为，他会把你带入一个陌生而又好奇的世界。

这本《虚实之间》算是他的生活随笔吧，而我更觉得，这是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子，因为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所以这本书中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风貌，领略很多名人政要的风采。

芮成钢一再强调，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，从而让外界真正了解中国。他曾经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记者招待会上，面对欧美媒体占据绝对主导的情形，依然坚持不懈地举手，直到奥巴马被他的不屈不挠打动，点名让他提问，会场上因此发出了“中国的声音”。他曾十几年坚持到达沃斯经济论坛，虽然那里雪大路滑，住宿条件非常简陋，但他就是为了在西方人一统天下的地方，发出“中国的声音”。

这本书中，各国名人粉墨登场，让我们看到了，名人其实也普通，也有许多可爱的小嗜好。奥巴马喜欢黑莓手机，整天将它别在腰上出席各种场合；拉加德只怜爱马仕，不是因为她爱大牌，而是支持国货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是个中国通，办公室里挂着“旗开得胜”四个字；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不戴劳力士，只戴一只普通的电子表，橡胶表带，非常简朴。

芮成钢还告诉你奢侈品的惊人真相，爱马仕包在国外是中老年专用，要是哪个年轻女孩背着，别人肯定以为她是从妈妈的衣橱里偷的。拉菲不过是普通的红酒，被中国人炒成了天价而已，连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都不喝，因为它太贵。钻石不过是碳，根本没有黄金的价值，只是因为有人控制了市场，才造成它奇货可居的假象。

如果你喜欢耶鲁大学，也可以在书中先游历一番。如果你想学英语，芮成钢还告诉你私家英语通关秘决，让你少走许多弯路。如果你想出国深造，芮成钢还会告诉你，什么时间最合适。

总之，芮成钢把整个世界捧到了你面前，你只需轻翻书页，就可以了解电视上看不到的趣事和真相，让你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许多，从而站在不一样的高度，看自己，看人生。

□王红永

女人做了一夜的梦。先是一个男人阴着脸，撵得她没命地跑，后来是在二狗的瓜地里，二狗捶炸了那满地的瓜，贼着脸，扯着笑，一口一个“婊子”让她吃。醒来了，见傻妞的腿正横在她的胸口上。看一眼死妮子那副颀颀的睡相，女人就来气，就那样：穿着花裤衩，蓬着头，敞着胸……哎！也苦了这闺女，害了场邪病，就焉成了这样。

“驾，驾，杂种！往里拐。”男人的骂声飞过院墙，落进女人的耳朵里。“死妮子，还不起来，你多回来了。”等女人把猪轰进圈，男人那双裸了脚趾的青布老鞋早已扣到了院子里。

男人的背已明显地驼了，腮帮和下下巴上毛蓬蓬的，胡子不像胡子，一片荆棘。女人扶住车帮，心里一酸，“回来了。”

“娘的，今年瓜太盛，城里大小车辆满眼都是，价儿一个劲地落，全完了。”男人说着，早已卸了马，甩了青卦儿，裸出一条酱褐色的身子。“西山干得好好的，偏让回来……”女人端了盆并拔凉水，又递过去一条毛巾。

“傻妞呢？还没起来？”

女人进了屋，见傻妞正痴痴地坐在床沿上。“死妮子，闷在屋里生

□朱 辉

痼子呢？”傻妞“哇”的一声，陡然吐起了黄水，女人心里一打寒噤，试试闺女的前额，“着凉了？他爹，你看着闺女，我去村西头叫一下她黑子叔。”

黑子给傻妞把了脉，眼里蕴起了一丝捉摸不定的光。女人心里一紧，便觉得有虫子顺着脊梁沟往下爬，男人觑一下闺女，用眼瞟住黑子。“婊子，你出来一下。”女人跟着黑子来到院外，“婊子，闺女出事了。”

等女人再回到院子里，男人已站到了院中央，腿下那青髻竖起来，映着那硬硬的日光，直刺女人的眼。“妈的，你出来！”傻妞眼里闪着怯怯的光，直往女人身后躲。男人眉宇间凝成个疙瘩，眉上的汗珠一个咬住一个，去扎男人的眼，那烟锅子喂出来的牙黑得像一口棺材木……血涌上来，腌红了男人那张粗野的脸。

“养你还不如养个畜生，老子的脸让你给丢尽了，那杂种是谁？”男人已攥紧了那挂长鞭，鞭梢上的红缨在日光下飘飘扬扬，牵着女人那张凄艳的脸。万丈红缨万丈勇！

“娘！娘！”傻妞吓得直往娘怀里钻。“她爹，你饶了她吧，她懂啥。”

男人一双老寒腿上青筋暴凸，越起歪扭，灌满了倔强与粗犷，女人那颗心早已吊到了鞭梢上。“闪开！”

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

讨论着，忽然门外进来一个人。大家一看都愣了神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尤其正在发言的老马，那只跟随表情舞动的大手滞留在空中，尴尬地不知道落到哪里好。

“别看我五十多了，其实我也常听流行歌曲啊！”还是贾局长打破了办公室里的紧张气氛，看来他今天心情不错，没有计较大家上班时间聊天，于是办公室里重新热闹起来。

“我觉得公共汽车停靠在八楼是完全有可能的，我老家重庆是山城，山坡下的八楼有些刚刚和半山腰的马路平齐，乌鲁木齐估计也有

男人推一下女人，女人一趔趄，“叭”，只听得一声爆绽。再看傻妞那条辫子，早已荡到了院外那棵老槐树上，炸哑了蝉。男人眼前倏地一亮，便有那白亮亮的日头压下来，冷汗开始滴滴嗒嗒答答地下跌。再看院子里那棵梧桐，也早已嵌进了男人的万丈豪气，桐汁簌簌下流，盛着女人背上那条苍青的龙，成了女人盈盈的泪。男人眼前一黑，便颓然倒在地上……

男人醒来时，女人正在灯下做鞋子。灯光软软的，拉得女人的影子忽长忽短。

“她娘，你的背……咋样了？”

女人眼里一潮，像是让烟炙刺了眼，说：“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。”

男人坐起来，看着女人白生生的背上那一道股股的红，突然问：

“二狗在家吗？”“听说昨儿个人一道去北山做活去了。”“狗日的，他小子腿短一截，老子非抽出他三年的陈糞不可！”

女人想起昨晚的梦，心里不由得一颤。

“在家多歇几天吧，天热。”“我还能动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西山，还是拉煤实在……”袋子里，我给你抓的药，专治你们女人奶子上那病。”

“俺看见了……你明儿个就

这样的坡地……人啊，只要肯动脑筋，有什么难题会找不到答案呢？你们在工作中就要有探讨八楼公共汽车的好奇心，这样去积极思考工作还会搞不上去吗？”贾局长的兴致看来确实不错，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。

“局长就是比我们水平高啊，你看我们讨论来讨论去，就是不会开动脑筋……”老马抢先赞叹道，神态极为诚恳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脑子……”

“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……”办公室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妻子的初恋情人

冤，妻提起人家的得意我更生气。我气愤地说：“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结婚？”妻回答我：“被你骗的。你当时一副有远大抱负的样子，还说天生长才必有用呢。”

是呀，那时我虽然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，但业余时间拼命读书写作，发表了不少文章，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会成就一番事业，但接下来的情况是，作家未当成，有几次市里要秘书和办公室人员，有人推荐我，最后都失败了。不是人家相不中我，是我文凭太低，才高中毕业，有一位在机关工作的表兄指点：“文凭低点不要紧，你要想个法子补救一下。”知道他说的意思，但我要钱没钱，又不会造假，又不善于逢迎巴结，怎么补救？

这么说真的有点愧对老婆了。后来妻跟我生气时，我一般立马缴械投降，要么做饭，要么摘菜。但妻不满意啊，男人做事业赚钱才叫男人。这天，吃过晚饭，妻子叹了一口气，说话了：“人啦，真要认命。我只有这个‘八字’，你知道叶不凡发达成什么样了吗？”我赶忙回答：“叶不凡，明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明天公司拥有十五家分公司，经营横跨汽车、房地产、典当、物业管理、家政服务等等，公司拥有员工一万人。”

妻问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我说：“见不到人，还见不到报纸呀？报上看来的。”没办法，比不过人家，只得游戏人生了。

没想到这一招“精神胜利法”蛮见效，妻不作声了。于是，我就有意搜集起叶不凡的信息来，每到吵架时，我就搬来有关他的最新消息，几乎每次都要纠正妻子的错误说法。我在心里苦笑：妇道人家，从来不知从正宗渠道探到消息，尽是些道听途说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

这天中午，妻要我带点菜回家。我经过报摊时，看到了一则有关叶不凡的重大新闻，心里感叹道：唉，我还能用“精神胜利法”吗？想着想

漂亮的女同学

和小婵这么亲热，引起了不少男同学的不满。

我们有一位同学叫张小凯，在本市是有点名气的画家，这次同学会，他带来一幅山水画，精心创作了一个多月，原本想送给当副县长的王明，想巴结一下副县长，向他讨几个钱，出一本画集，现在也改变了主意，想送给小婵。来到小婵的面前，对小婵说：“小婵，我送一幅画给你。”

“什么画，打开来看一下。”小婵淡淡地对他

张小凯把手中的画挂在墙上，同学们都围了过来，大家赞叹不已，可小婵却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不喜欢，我喜欢洪峰的画。”

“洪峰”这个人是谁？我把洪峰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。回家后，我去找市文联的主席。文联文的主席告诉我，洪峰已在两年前调回山东济南了。我问他有没有收藏洪峰的画，他说没有了，被人买走了。

我又问文联的主席，当时，洪峰在这工作时，跟谁比较要好。文联主席告诉了我六个人。我找了其中五个人，都说没有他的画。我找了第六个人，他才说有洪峰的国画，他开口说要一万元。据文联主席的介绍，两年



前，洪峰的画才三四百元一幅。想不到他走后，他的画升得这么快。我看了洪峰的国画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既然想讨好美人，也就咬咬牙跟他买了。俗话说：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

我买了洪峰的画，立即奔到小婵家。小婵见到我，格外高兴。我看着她笑容可掬的小婵说：“小婵，我送你一件东西，你猜猜是什么？”

“是洪峰的国画！”小婵胸有成竹立即回答我说。

我问得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站着。小婵怎么如此聪明，料事如神？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走？”

“明儿个就走。”

女人一愣神，针早已戳到了手指上。女人掩饰一下，连连去挑那灯花。

“那你睡吧……”

“你也睡吧，你的背……”

女人看一下男人那宽阔的胸，吹了灯。

男人又醒来时，女人早已做好了饭；等女人吃完饭，女人已备好了车。“啥时候回来？”“说啥也得把这亏的一千多块钱赚回来。”

女人递过去那双崭新的青布老鞋，男人看一眼那鞋底上歪歪扭扭的“平安”两字，心里早已灌满了女人背上那股股的红，男人望一下傻妞，默默地，不说话，用手攥住马缰，车没动。

“她娘家的狗下了四个崽，快满月了，说定了，抱回来一只。”女人知道男人想说什么。

男人一纵身，坐上车，“哗叭！”鞭子甩个空响，“唉……”那匹青鬃马长啸一声，踏在青石板道上，溅出串串火星。

“驾，驾！”蹄声如雨，瞬间，那车便弹进了万丈霞光之中。女人一回头，泪便簌簌地往下流。

男人是匹马！

“八楼是乌鲁木齐的地名，那里有一个昆仑宾馆是八层楼的，曾经是乌鲁木齐的最高建筑，所以那个地段被称为‘八楼’。”忽然角落里传来新来的大学生小张的声音，原来他刚才用百度搜索出了这样一条信息。办公室里顿时重又陷入了尴尬，好在不一会儿，大家都反应了过来，纷纷说网上的资料不可靠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盲目相信网络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……

一个月后，小张调到了图书室，终于可以发挥他喜欢查资料的优点了。不过听说图书室是下半年局里准备精简的部门。

着往回走，把买菜的事忘了。

到家时妻在做饭，见我两手空空回家，她生气地解了围裙，拉着我说：“走走，我与你喝西北风去。”我静静地望着她，半晌才对她说：“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你莫要生气。”

“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晚报递给了她。

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：年轻亿万富翁死于艾滋病。文中写道：今日凌晨一点半钟，35岁的亿万富翁叶不凡在市中心医院病逝。临终前他悔恨地说：我是被自己的放荡害了……

妻子看完报道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她走过来倚上我的胸口，轻轻地说：“叶不凡跟我谈时，我就看出他不老实，眼珠乱转，手脚不安分。你知道吗，我是因为这个提出分手的。”

我怎么不知道妻子爱我呢？我轻轻地拥住了妻子。

“你愣什么？喝茶。”小婵倒了一杯茶给我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送洪峰的国画给你？”我接过茶，不解地问。

“这几天，我收到了十多幅洪峰的国画。你们这帮人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，当时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其实，我对书画全不感兴趣。听说你们都不惜重金买他的画？”小婵苦笑着问我。

我在小婵家坐了一会儿，便告辞走了。刚刚下楼，在楼梯上碰到了一位男同学，我猜他又是给小婵送洪峰的国画来了。

□闫趁意

梦中小院

老邢那心想住小院，梦想着倘若自己有个坐北朝南的阳光小院，一定要在院子左右两边各种上两株杏树，在院子中间铺上青石甬道，甬道两侧侧围上花带，在花带里栽种自己喜欢的兰花。而后，他要在院子东侧的大片空地上种上时令蔬菜；在院子西侧开辟一个小水池，种上莲花，养上金鱼……

老邢这样想着，便隐约闻到兰花、杏花、莲花淡雅的清香，看到瓜菜水灵灵的娇憨模样，其间还不至于鱼戏莲间的雅意……

“瞧你那傻样！想天上掉下五百万元，砸在你头上了？”

妻子见他双眼迷离，嘴角带笑，便开玩笑打趣他。

老邢一个机灵，立马从神游中回归现实。他抬头看看妻子，再看看自己狭小的客厅，心口便发堵了，长叹一声：“小时候渴望进城住高楼，如今却渴望回到乡下住小院。哎！这人老了，咋就过回去了呢？”

“过回去了！呵呵，现在就流行过回去。你听说了么？现在盛传一个关于‘爱情天梯’的故事，真的感人！那夫妻俩竟然在深山里自给自足过了半个世纪，远离世事纷扰，真是个奇迹！”

妻子一边擦拭着桌子，一边发着感慨。

老邢当然知道“爱情天梯”的故事。他感动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，但更让他羡慕的是男女主人公一辈子与世隔绝的恬静淡然。也就是那时，回到乡下，拥有自家的小院的念头就越发强烈了。他不止一次和妻子谈起这个想法，并规划拥有小院后的种种幸福生活方式。

“老邢啊，你这农民情结是越发严重了！你不是说退休后回乡下老家吗？这再熬上几年你就称心如愿了，别郁闷了啊！想想退休后恣意悠闲的乡村生活，堪比陶渊明，强似活神仙，你就偷着乐吧。”

妻子嘴上安慰着老邢，其实自己心里也开始憧憬起回到乡下的日子。在她的心理，关于幼时在乡村里的生活是最让她难忘的，嘴上说丈夫农民情结严重，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她早已厌恶忙忙碌碌奔走在城市纷纷匆忙的节奏里，如同被驱赶的鸭子似的难以停下自己的脚步。她梦里常常回到绿树掩映的小村中，和丈夫一起坐在自家小院子里听狗叫鸡啼……

“回老家？哎！恐怕回不去了！”

“为啥？你改主意了？我这关于小院的梦可是做了好多回了。”

“我咋会改主意呢？”老邢说着，苦笑着对妻子说，“你知道吗？现在新农村建设已经铺开，咱老家是个示范点，今后农村人也如同城里人一般住进单元楼了！咱那小院梦，只怕真是个梦了。”

妻子一惊，眼前立马勾勒出一望无际的麦田间，兀自耸立着高高的单元楼的景象，那景象咋想咋不协调。这么一想，她只觉得心里如同喝了冷水般凉凉凉的了。

“我也知道，这时代进步了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是好的。可是，我梦中的小院呢？”老邢冲妻子说着，发现妻子已经在发呆……

□余 平

节后恐惧症

春节前单位就下发了通知，明文规定春节期间禁止职工以拜年的名义给领导送礼。我考虑到春节是与领导套近乎、联络感情的大好时机，怎能轻易放过？于是大年初一我就拎着礼品到科长家去拜年。

长假过后来上班，到单位的餐厅吃早餐时见到了许多同事，大家互相寒暄，我也说了不少吉祥话，可总觉得他们看我的表情怪怪的。吃完早餐就去办公室，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笑声，我刚一进去，笑声却戛然而止。我尴尬地朝同事们点点头，心想：“肯定是大年初一给科长送礼的事被小胡到处‘广播’了，我那偷偷摸摸去送礼，正巧被他撞见，我当时想躲又没处躲的样子又难堪又滑稽，这小子居然说这事给同事听！”我知道大家对马屁精没有好感，送礼这事只会让我在同事间更加孤立，我的心情变得沮丧起来。

忙了一个上午，中午去餐厅吃饭，恰好遇到科长和他的心腹小李子，我老远就把笑容聚集在脸上，快步上前向科长问好。科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小余，既然单位有规定，以后还是按规定执行好一些，记住了吗？”我诚惶诚恐地说：“是，是，今后我一定注意！”科长和小李子走后，我想：“初一给科长送礼时他也没说这些话呀，对我还很客气。糟糕！肯定是礼物送得少了，不够档次，他后来一比较，自然对我不满。哎！真是烧香惹菩萨，今年科长肯定要给我小鞋穿了，说不定下岗分流的名额会落到我头上。”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一阵惶恐。

快下班时，我越发忐忑不安了，想到小李子和我平时关系不错，还是找他去摸个底。小李子一见到我就说：“你小子今天出洋相了吧！怎么裤子前面的拉链没拉好就来了上班，你还没进办公室之前我们都在笑话你呢！”我这才想起裤子拉链不好，稍微不注意就开了的事，原来我误会小胡了。我接着又试探着问：“今天科长说我不按规定办事，一定很生气吧！”“你早上在行政科软磨硬泡，说科长年纪大了，受不了火车的长途颠簸，行政科才破例让科长享受处级待遇，下星期送你飞机去深圳考察。你虽然没按局里的规定办事，可在去餐厅的路上，科长知道了这事，还对我说你这个办事员头脑灵活，会办事，很有发展潜力呢！”原来如此！和小李子说“再见”后，我的步伐变得特别轻盈，“节后恐惧症”不治而愈了。